

傑克·倫敦
短篇小說集

譯文叢書

傑克·倫敦著

許天虹譯

傑克·倫敦短篇小說集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一九三七年一月初版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五版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第五版 印數1—1500册

出版者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鉅鹿路一弄八號

印刷者
永盛協印務局

譯文叢書

傑克倫敦短篇小說集

許天虹譯

售價人民幣一萬二千四百元

後記

傑克·倫敦(Jack London, 1876—1916)對於中國的讀者已不是一個陌生的作家；他的名著野性的呼聲早已有了兩三種中譯本，雖然從這中間我們並不能看到這位社會主義作家的全般面目。

今年適逢倫敦的誕生六十年紀念和逝世二十年紀念。(他僅僅活了四十歲！)我前後選譯了他的幾篇描寫帝國主義者壓迫弱小民族或暗示資本主義的流毒的短篇小說，陸續發表在譯文月刊和國聞週報上。最近又譯了他的兩篇具有前進意識的短篇，又把五年前曾經譯出來發表在北新半月刊上的那篇描寫童工生活的變節者修改了一下，就湊成了這個集子。

在這裏所收的八篇小說中間，我覺得最有意義的是北極圈內的酒釀這篇。牠不但

對於神道設教者和假冒爲善的統治者竭盡譏嘲之能事，而且對於宗教、法律……的起源，也披露了真相的一角。

附錄裏的自述，是倫敦在三十歲前寫的，所以其中只說到那時爲止。在這以後的十年間，他曾駕着一葉扁舟，橫渡太平洋，在夏威夷和南太平洋各島漫遊了兩年。日俄戰爭時，他曾往高麗及東三省前綫，當希爾斯脫系各報館的戰地通訊員。他所寫的四五十冊長短篇小說，也大半是在這最後的十年間寫成的。同時，他又時常在美國各地和各大學中作鼓吹社會主義的演講，並且寫了多種富於革命性的論著。至于其他各節，可以參看附着的辛克萊（Upton Sinclair）的論文。——這篇關於傑克·倫敦，本是辛克萊的拜金藝術（Mammonart）中的一章，原名 Supermanhood（超人的品格），其中對於倫敦的死因和他一生的悲劇，有相當詳細的分析，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倫敦的爲人和他的作品。

傑克·倫敦的文字本是極活潑有力的，聽說德法等國的學校裏有拿他的作品來當作模範英語讀的；可是經我用這樣呆板的中文譯出來，當然減色不少。就是譯錯的地方也不敢說絕對沒有，尙祈海內明達教正！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譯者。



Jack London
(1876-1916)

目 錄

變節者·····	一
但勃斯之夢·····	三七
呀！呀！呀！·····	七一
患癲病的郭老·····	九一
北極圈內的酒釀·····	一一九
鍾阿忠·····	一四九
一千打·····	一七一
殺人·····	二〇一
附錄	
傑克倫敦自述·····	二二七

後記

關於傑克倫敦

二三九

變
節
者

現在我將起身去工作，

願主使我莫要怠惰。

如果我在今晚之前一命嗚呼，

願主垂鑒我的工作實無訛誤。

阿門。

「喬納，如果你再不起來，我一點東西也不給你吃了！」

這威嚇對於那孩子並不發生效力。他固執地追求着那甜蜜的黑醋鄉，正如一個作夢者追求着他的好夢一般。那孩子的兩手鬆鬆地握着拳，無力地痙攣地向空中擊了幾下。這几下原是想擊着他的母親的，但是她很熟練地避開了牠們，一邊用力去搖他的肩膀。

「讓我安靜一會兒吧！」

這一聲叫喊自睡眠的深淵中嗚咽出來，突然高揚，成了一種動人心魄的激忿的哀號，繼而又抑沉下去，變成了一種含糊的悲啼。那是一聲野獸似的叫喊，一個苦惱的靈魂的叫喊，其中充滿着無窮的苦痛和抗議之意。

可是他的母親却不管這些。她是一個眼光憂鬱，神色疲乏的婦人。她每天必須去催促她的孩子起牀，她已習慣于這工作了。她伸手抓住了那條蓋被，就想把牠扯下來。但那孩子的兩手立即從空中縮了回去，拚命緊抱着被頭。他在床頭縮成一堆，他的身上依然蓋着被頭。于是她企圖把那蓋被扯到地上去，那孩子也和她爭持着。她鼓着勇氣，用了全身之力去扯，那孩子和蓋被就鬆動了，慢慢兒被拖出來；那孩子本能地緊貼着那被頭，以躲避房中的冷氣。

當他隨着被頭滾到牀邊的時候，他似乎快要頭朝下脚朝天倒地跌下來了。但是「意識」在他的心中閃了一下，他立即翻身坐了起來，搖搖擺擺地平衡着他自己的身體。接着，他就把他的兩腳放到地上去。他的母親立即去握住了他的肩膀，搖了他幾搖。於是他的拳頭又射出來了，這回射得比前次更急更有力。同時，他的眼睛也睜了開來。她就放了手。他是完全醒了。

『好好，』他喃喃地說。

她拿了房中的燈，急急地走了出去。

『你恐怕要被扣工錢了，』她回頭來警告他說。

他留在黑暗中，穿好了他的衣服，就向廚房裏走去。他雖然是一個又小又瘦的孩子，他的脚步却是異常的沉重。他的兩腳艱難地曳着全身的重量走路；這似乎難以令人相信，因為他的身體是瘦得皮包骨頭的。一進廚房，他就拖了一把破舊的椅子到桌旁去，接着就坐了下去，預備進他的早餐了。

『喬納！』他的母親銳聲地叫了。

他就忽的立起身來，一聲不響地走到水槽那邊去。那是一隻油膩而污穢的水槽。從牠的出口處，常有一股污氣沖上來。但他並不注意這些。水槽而有臭味，對於他彷彿也是一種自然的現象，正如肥皂拖泥帶水而不易發生泡沫，也是一種自然現象一樣。他也並不怎樣努力去使牠發生泡沫。他只在龍頭中放出來的冷水中沖洗了幾下就完事了。他並不刷他的牙齒；他甚且沒有見過一枝牙刷，他也不知道世界上還有許多的人類每天要幹那樣的蠢事——刷牙。

『你總得不用別人通知，每天自動地盥洗一回才好，』他的母親抱憾地說。

她正握著水罐上的破蓋，在倒出兩杯咖啡來。他也並不聲辯，因為這是他們間的一種永久的爭執；他的母親頑石樣地固執著，他必須每天洗一回面。他在一條油膩的污穢的襪襪的毛巾上揩乾了他的面孔，那毛巾在他的面上留下了許多縷的藤的纖維。

『我很希望我們並不住得離廠這樣的遠，』她等他坐下了就開口說『你知道，我總是盡着我的全力來謀全家的幸福的。但是房租上每禮拜可省下一塊錢，是多大的一筆款項呀！並且我們在這邊所住的房屋也比較寬大。這點你是知道的。』

他並不怎樣留心去聽她。這些話他以前都已聽過了，聽過多次了。她的思想的範圍是有限的；她老是悲嘆著他們的住處和工廠相離太遠，以至感到十分的艱苦。

『省下一塊錢就可多買一些食物，』他簡潔地說。『我得快些走路，去掙得這食物。』

他急匆匆地吃著他的早餐，把麵包嚼個半碎，就和著咖啡囫圇吞下去了。那熱而污濁的液體，說是咖啡，喬納也就以為牠是咖啡——頭等的咖啡了。這乃是他僅有的一種享樂。在他的一生中，他並沒有喝過真正的咖啡。

除了麵包之外，他的早餐還有一小片冷豬肉。他的母親重又給他斟滿了一杯咖啡。當

他快要將麵包吃盡時，他期待着他的母親再給他一些食物。但她打斷了他那希冀的目光說：

「喬納，不要猶如餓鬼似的貪食了！你已得了你的一份。你的弟妹們比你小呢。」

對於這叱責他也並不答辯。他不是一個曉舌者。他也不再希冀更多的食物了。他是不作不平鳴的，他已在那可怕的學校（工廠）裏學會了一種可怕的耐性。他喝乾了他的咖啡，用手背揩了一揩他的嘴巴，就準備立起了。

「等一下，」她急促地說。「我想那塊大麵包上大概還可以割下一小片來給你吃。」

她在她的動作中施了一些遮眼法。在表面上，似乎她從那藏在麵包匣內的大麵包上割了一片下來，其實她給他的却是她自己應得的兩片中的一片。她以為他已受了她的騙，其實他早已看破了她的手法。不過他還是坦然地把那片麵包取來吃了；因為他相信，他那多病的母親是吃不下多少的。

她見他在嚼着那乾麵包，就伸手把自己杯中的咖啡倒入了他的杯中。

「今天早上我的胃口似乎不大好，」她又下了一句解釋。

遠遠地傳來了一聲延長而尖銳的汽笛聲，他們倆就立即站了起來。她向放在架上的

洋鐵鬧鐘一望，那兩只針正指着五點半。在工廠裏勞動的其餘的人，都正在從睡夢中醒來。她在肩上披了一條圍巾，在頭上戴了一頂難看的古舊的櫻色小帽。

「我們非跑不可了，」她說；一邊旋下燈芯，吹熄了那煤油燈。

他們在暗中摸索出去，走下了樓梯。外邊的天氣是清新而寒冷；喬納初與外邊的冷空氣接觸的時候，戰慄了好幾下。天上的星光還沒有減色；城市完全躺在黑暗之中。在途上，喬納和他母親兩人的腳都拖着地走，因為他們腿上的筋肉並沒有高舉闊步的豪氣。

默默地走了十五分鐘，他的母親就向右轉彎了。

「不要就攔了，」這是她從那正在吞沒她的黑暗中發出來的最後的警告。

他並不作答，只是寸寸地向前走去。在那工廠區內，各處的門都在打開來；不久他就離在一羣人中，在黑暗中一齊向前推進。當他走近工廠的大門時，汽笛又叫了一次，他回頭向東一望，看見一片魚肚色的白光正從那些參差不齊的屋頂上爬上來。他所看到的白日，只有這一點，因為他立刻就跟着大家進廠去了。

廠內有許多多長排的機器，喬納就去站在一排中。在他的前面，在一只充滿着小錠子的櫃子上面，有許多疾轉着的大錠子。他的工作就是要把那些小錠子上的蘇線繞到這

些大錠子上去。這件工作是簡單的。所需要的只有敏捷。那些小錠子上的麻線是完得這樣的快，而使牠們告罄的大錠子又是那樣的多，以至管理牠們的人一刻也沒得空閑。

喬納機械地工作着。當一個小錠子因麻線告罄而躍出來時，他就用左手當作制動機，去阻住了那大錠子，一邊用大姆指和食指去捉住那飄揚的線頭。同時，又用右手去捉住一個小錠子上的鬆着的線頭。兩手的這種不同的動作，必須敏捷地在同一的時間完成。於是他把那兩個線頭繫了一個「織工結」，左手一鬆，錠子又呼呼地疾轉起來了。所謂「織工結」，其中並沒有什麼困難的地方。有一次，喬納曾誇口說，他就是在睡着的時候也會繫牠們的。這也是的確的，有時候，他做着繫結的夢，繫着無數的不絕而來的「織工結」，在一夜裏彷彿勞動了好幾世紀一樣。

同廠的孩子們有的在偷懶，當那些小錠子上的麻線告罄時，他們並不把新的接替上去。廠中爲要防止這種耗費時間和機器的情形，特地設着許多監工的人。喬納身旁的那個孩子正在偷懶，被監工的瞧見了，就納了他一記耳光。

「你看那邊的喬納——你爲什麼不和他一樣呢？」那監工怒氣勃勃地質問他。

喬納的那些錠子正在以全力工作着，但他對於那間接的稱贊並不感着怎樣的喜悅。